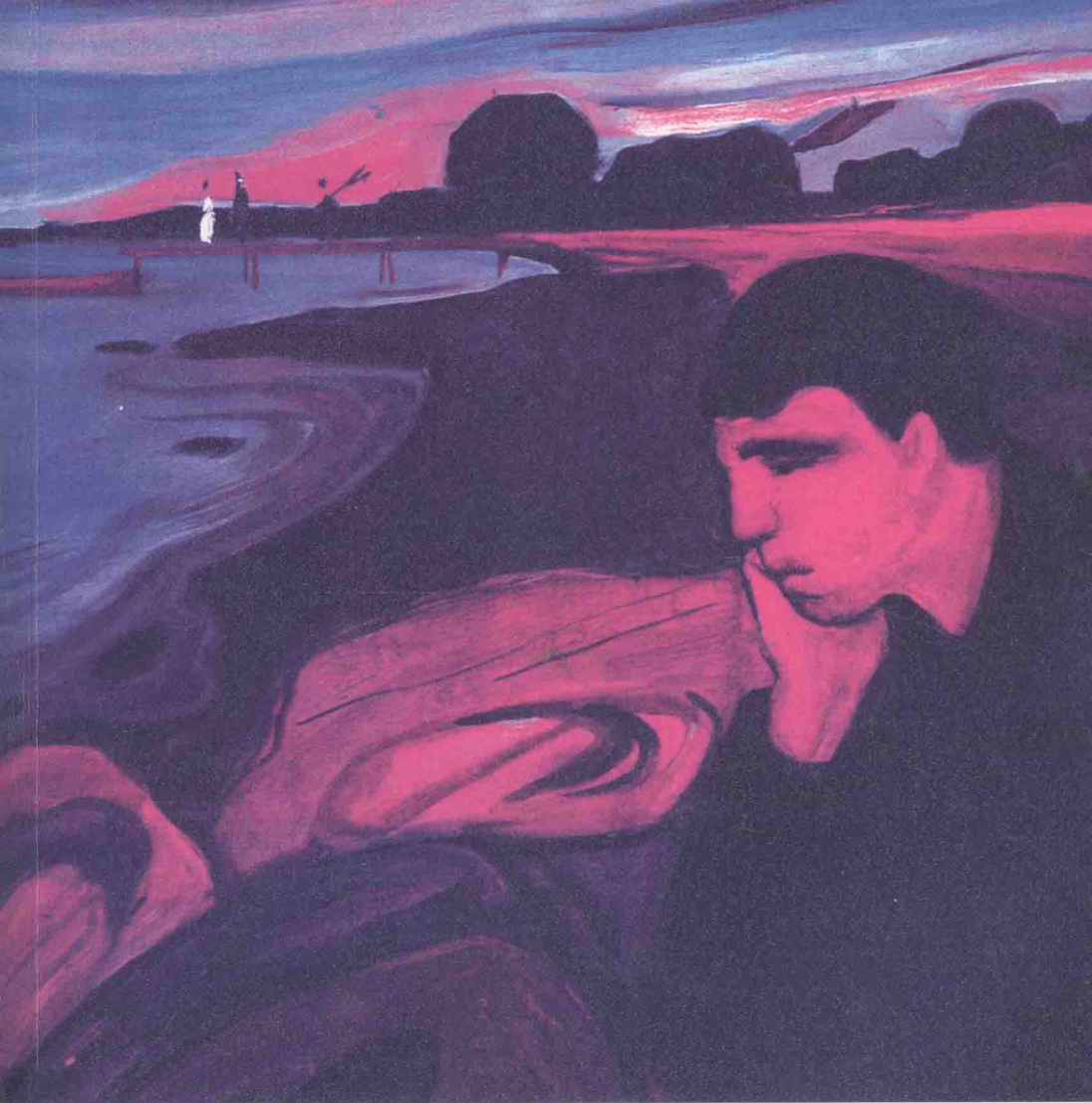




PENGUIN CLASSICS



企 鵝 經 典

马丁·伊登

[美] 杰克·伦敦 著 殷惟本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马丁·伊登

[美] 杰克·伦敦 著 殷惟本 译

Jack London
MARTIN EDEN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3

“企鹅经典”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

“企鹅”、 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注册的商标。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丁·伊登/(美)杰克·伦敦(London, J.)著;
殷惟本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企鹅经典丛书)
ISBN 978-7-02-009667-1

I. ①马… II. ①杰… ②殷…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4065 号

特约策划:邱小群 任 战
责任编辑:马爱农
封面设计:丁威静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65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3.25
版 次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667-1
定 价 25.00 元



JACK LONDON

MARTIN EDEN

企鹅经典丛书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梦想,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

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斯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

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

目 录

马丁·伊登

1

一部反映作家与变迁时代的想象文献 虞建华

第一章

一个人用钥匙把门打开后走了进去，在他后面跟着的年轻人笨手笨脚地脱下了鸭舌帽。他身穿带有海水气味的粗布衣服，显然同他刚跨入的宽敞门厅很不相称。那顶帽子使他很是为难，他刚想往上衣口袋里塞的时候就被前面的人夺了过去，那动作既轻巧又自然，不由得这位笨拙的年轻人心里不感激。“他能体谅人，”他想，“他准会帮俺帮到底的。”

他紧跟在那人后面走，两肩一摇一摆的，双腿不自觉地叉开，仿佛这平坦的地板正随着大海的起伏一会儿翘起，一会儿下沉似的。一间间宽敞的房间似乎容纳不下他那东摇西摆的步伐，而他心里却直发怵，生怕他那副宽肩膀会在门框上磕磕碰碰，或者把那些小摆设从低矮的壁炉架上扫下来。他在形形色色的物件中东躲西闪，不料这反倒增添了危险，说起来这种危险其实只存在于他的幻想之中，在一架大钢琴与房间中央的一张堆满书籍的桌子之间空空荡荡的，足够五六个人并肩穿过，可是他走过的时候如履薄冰。他两条粗壮的胳膊松松地低垂在身旁。他不知道该把臂膀和手往哪儿搁才好，他慌慌张张地瞅见自己的一条胳膊似乎就要碰上桌上的书籍，于是猛地一抽身，就像一匹受惊的马一般，差点儿撞上了琴凳。他看到前面的人走起来轻松自如，这才首次意识到自己跨的步子跟别人的不一样。想起自己走路的样子竟如此粗野笨拙，不禁感到一阵羞愧。细小的汗珠从他前额沁出，他停了下来，用手帕擦了擦青铜色的

脸庞。

“停一停，阿瑟老弟，”他想用诙谐的口气来掩饰自己的紧张不安的情绪。“一下子要俺这样，可受不了啊。给俺一个机会定定神吧。你瞧，俺本来不想来，再说，俺估摸着你那一家人也不那么想见俺吧。”

“没关系，”那人想让他安下心来，这样答道。“用不着怕我们。我们只是些普通人，——啊，这儿有我的信。”

他回到桌旁，拆开信封读了起来，这样一来这位陌生客人就有了个镇静下来的机会。陌生人对此很是领情。他天生善解人意，外表虽然慌里慌张的，与别人沟通感情的过程却一直没停过。他擦干了前额上的汗水，控制住情绪以后向四下扫视，不过眼睛里还是流露出野兽害怕陷阱时的那种神色。周围的一切对他都是陌生的，他害怕将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他该怎么办，有一点他是明白的：他的走路姿势和举止仪态都很不自然，他很怕这会殃及他的全部禀性和才能。他这人极端敏感，自我意识强得出奇；当另一人偷偷从信纸顶部向他投去感到好笑的一瞥时，他心里一阵火辣辣的，仿佛一把尖刀扎了进去。他看到了这一瞥，可是却不动声色，因为在他学到的东西中间，有一点就是自我约束。那一刀伤了他的自尊心。他诅咒自己本不该来，可同时又暗暗下了决心：既然来了，那么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都将奉陪到底。他脸庞上的纹路变得坚毅有力，两眼出现了好斗的光芒。于是他在环顾四周时显得不那么在乎了，敏锐的目光留意着一切，室内装饰的每一个漂亮细节逐一印在他的脑海里。他两眼之间距离较宽，目光所及，一切都收入眼帘；美丽的景象不禁使他陶醉，于是好斗的光芒从眼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暖洋洋的光泽。他能一下子就感受到美，在这儿他的感受力有了用武之地。

一幅油画吸引了他，他不禁目不转睛地观赏起来。浊浪轰鸣，在一块突兀的岩石上撞得粉碎，天空中低垂着黑压压的一片雷雨云，在浪涛线外，一艘帆船扎得紧紧的领港帆船在迎风直驶，船身倾斜得使甲板上一

切都历历在目。作为背景的天空里风雨欲来，落日映照。这儿就有美啊，他情不自禁地被吸引住了。他忘记了自己笨拙的步履，径自向这幅油画走去，靠近再靠近。画面上的美消失了。他脸上显得迷惑不解。他瞪了瞪这一片似乎是乱涂乱抹的颜色，走了开去，顿时全部的美又赫然回到画布上了。“这画里有机关，”他用这种想法打发掉了这幅画。尽管各种印象纷至沓来，他还是有时会感到一阵怒气，心想：为了使画能捉弄人，竟然牺牲了美。他不懂油画。他以前看到的画都是些彩色石印画和石版画，这些画不论远看，近看线条都是印得清清楚楚的。不错，他在店铺的橱窗里看到过油画，不过橱窗玻璃不让他那双贪馋的眼睛靠得太近。

他回过头去瞅了瞅正在读信的朋友，这时桌上的书籍映入了他的眼帘。就像一个饿汉看到食物一样，他的目光里顿时跃现了一丝希冀，一股渴望。他双肩左右一摆，冲动地迈上一步就走到了桌旁，满怀深情地翻阅起书籍来。他用眼扫了扫几本书的书名和作者名，浏览起几个片段来，一面不光用手，也用眼睛亲昵地抚摩这些书籍。他甚至认出一本书他曾经读过，至于别的书，那些书名和作者名全是陌生的。他偶然翻到一本斯温伯恩^①的诗集，便马上全神贯注地读了起来，脸上泛起红光，竟忘了自己身处何地了。有两次他用食指按住正在阅读的地方，合上书去看作者的名字。斯温伯恩！他得记住这个名字。那个家伙可有眼力哩，他一定经历过五光十色的生活。可是谁是斯温伯恩？他是不是也像大多数诗人那样已经死了上百年了？要么他还活着，还在那儿写？他翻到了书名页……对啦，他还写过别的书哩；好，明天一早他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公共图书馆借几本他的玩意儿来看看。跟着他又埋头读了起来，没有留意有一位年轻姑娘走进了房间，直到他听见阿瑟的声音在说：“露丝，这位是伊登先生”，他才回过神来。

① 斯温伯恩(1837—1907)：英国十九世纪后期浪漫主义诗人。

书合在他的食指上。他还没转过身来,就为一个簇新的印象所激动,这倒不是指对那女子的印象,而是她弟弟的话所引起的。他那孔武有力的身躯里有一团敏锐的神经在不住颤抖着,外界只要稍稍触及他的意识,顿时间他的思想、同情心、感情等就会一跃而起,随后就像嬉戏的火光在不住地摇曳。他的聪颖和灵敏都十分突出,而他的想象力,一旦绷紧,便不停地分辨事物的相似处和不同处。使他特别兴奋的是“伊登先生”这声称呼,他一辈子只听到别人叫他“伊登”,“马丁·伊登”,或者干脆叫他“马丁”。还叫他“先生”!他心里想,这真了不得。这时他的头脑仿佛一下子变成了一架照相机的暗箱。他看到在他的意识周围排列着他一生经历过的无穷无尽的景象:锅炉舱、水手舱、野营地、海滩、牢房、下等酒吧、热病医院以及贫民窟的街头等等画面,而把这些画面串连起来的线索正是在这些不同场合里别人对他的称呼。

接着,他转身看见了这姑娘。他的视线一接触到她,头脑里变幻无常的景象顿时消失了。

她脸色苍白,神情飘逸,满头浓密的金发,一双神采奕奕的蓝眼超凡脱俗。他说不清她的穿着如何,只知道跟她本人一样美妙。他把她比喻为一根纤细枝条上一朵淡金黄色的花朵。不,她是一个精灵,一位天仙,一位女神,如此崇高的美不是属于人间的。或者,也许书上说得对,像她这样的人上流社会里很多。那个叫斯温伯恩的家伙大可把她歌颂一番嘛。桌子上的那本书里不是描绘了一个姑娘叫伊索尔特^①吗?说不定他写的时候脑子里正有这样一位姑娘哩。所有这些视象、感情和想法在他脑海中的活动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他所处的生活现实可一刻也没有中止运动。他瞅见她的手在伸向他的手,她握手时目光直视他的眼睛,就像

^① 伊索尔特:亚瑟王传奇中人物,共有两个。此指康沃尔国王马可之妻,骑士特利斯特拉姆之情人。她与骑士的悲惨爱情故事成为欧洲许多文艺作品的题材。斯温伯恩也据此写成长诗《里昂奈斯的特利斯特拉姆》(1882)。

男人那样坦诚。他认识的女人可不是这样握手的，再说，她们中间大部分人压根儿就不握手。种种联想起来的情景，他认识女人的不同方式，像洪水一般冲进他的心灵，气势汹汹地简直要淹没一切。然而他摆脱了这些联想，朝她看了看。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位女性。他过去结识的那些娘儿们怎么能比！顿时，在她的两旁排列起他认识的女人，在这接近永恒的一瞬间，他处身于一间肖像画廊里，她在这儿占了中心位置，而在她四周陈列着一排排女人肖像，他对她们飞快地扫一眼后就得对她们作出判断，而判断的标准正是这位姑娘。他看到了工厂女工憔悴而多病的面容，接着是从市场街南面贫民窟出来的那些吃吃痴笑、吵吵嚷嚷的女人。在那儿有一帮放牧营地的女人以及皮肤黝黑、叼着烟卷的墨西哥女人。这帮女人接着又被别的女人挤出了脑海：有玩偶似的日本女人，她们脚蹬木屐，走起路来小心翼翼；有欧亚混血儿，她们眉清目秀，只是带上堕落的标志；有南太平洋岛上的女人，她们体态丰满、头戴花环、肤色棕黑。所有这些女人全被一群古里古怪、只有在梦魇里才遇到的可怕女人的形象遮住了。她们是些在伦敦白色教堂区^①的街上可以看到的妓女，这帮人邋里邋遢，走起路来一步一拖，肚子里灌满了劣质酒，还有一大帮蓬头垢面，活像地狱来客的泼妇，满嘴污言秽语，在阴森可怕的女人外表下把水手当做猎物，她们是码头上的垃圾，人间地狱里的渣滓。

“请坐吧，伊登先生，”姑娘说道。“阿瑟告诉我以后，我就一直盼着跟您见面。您真勇敢——”

他谦逊地挥了挥手，喃喃地说那根本不算什么，任何人都会这样做的。她留心到，他挥动的手上有新鲜的挫伤痕迹，不过已经在愈合，她又一瞥看到了另一只松松下垂的胳膊也是如此。她那敏捷而锐利的目光还注意到他的脸颊上有一道疤痕，前额发际下面露出另一道，还有一道一直

^① 白色教堂区：伦敦东部一贫民区。

往下消失在浆硬的领子里。她一见青铜色的颈部有一条硬领磨出来的红色痕迹忍不住要发笑。他显然不习惯戴硬领。她那女性的目光也注意到他穿的衣着，款式简陋，毫无美感可言，上衣肩部已经起了皱褶，袖子上也有一连串皱纹在告示别人，下面是鼓起的二头肌。

他一边挥挥手，喃喃地说他根本没做什么，一边在遵她之命找一把椅子坐下来，同时也为她坐下来时的雍容气度所折服。他一个踉跄走向她对面的一把椅子，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动作是如何笨拙。对他说来，这是一次崭新的经验。打他出生以来，他从来不知道动作有优雅笨拙之别。这种对自我的考虑从来没有在他的脑海中出现过。他小心翼翼地在椅子边上坐下来，为自己两只手伤透脑筋，无论往哪儿放都觉得碍事。这时，阿瑟正往门外走去，马丁·伊登不禁用若有所求的眼神目送他的背影。他一个人跟一位脸色苍白的仙子对坐在房间里感到不知所措。这儿没法叫酒吧老板来杯酒，也没有听差可以差遣到街头小店里去买罐啤酒，如果有了这类社交场合不可缺少的饮料，友情就可以流动啦。

“马丁先生，你脖子上有这么一道疤，”姑娘发话了。“怎么会有的？我相信一定是一场冒险经历吧。”

“被一个墨西哥人扎了一刀，小姐，”他润了润他那干燥的嘴唇，清了清嗓子后答道。“只是打了一架罢了。俺把他的刀子夺了过来以后，他还想咬掉俺的鼻子呢。”

尽管他讲得轻描淡写，眼前却出现了萨利那·克鲁兹^①一个炎热而星光灿烂的夜晚。视象非常生动：一片白濛濛的沙滩，港口里运糖货轮的点点灯火，远处醉醺醺的水手的说话声，推来搡去的码头工人，墨西哥人脸上的怒火，星光下那野兽一般冷酷的目光，钢刀扎进脖子的刺痛，鲜血直涌，人群和喊声，两个人的身体，他的和墨西哥人的，扭打在一起滚动，

^① 萨利那·克鲁兹：墨西哥东南部海港名，滨太平洋。

扬起阵阵白沙，远处某地传来的吉他的柔和的丁冬声。回想起这幅画面，他感到万分激动，心想绘制墙上那幅领航帆船的那位画家不知道有没有能耐把它画出来。白濛濛的沙滩、星星、运糖货轮的灯光，他想，在画面上一定很壮观，还有沙滩中央黑压压的人群围观两个正在斗殴的人。他想，那把刀子应该画上去，在星光的反衬下，寒森森的刀刃看起来效果一定好。可是这一切在他说的话里却毫无痕迹。“他还想咬掉俺的鼻子呢，”他最后说。

“啊，”姑娘的微弱声音似乎从远方传来，他注意到了她那感情丰富的脸上的惊异神色。

他自己也感到惊异，晒黑的脸颊上不禁窘得微微泛红，尽管他自己感到脸上火辣辣的，仿佛脸庞正对着锅炉舱里打开的炉门，这种拔刀斗殴的丑事显然不适合在和一位小姐的交谈中提起。书上所写的人，与她交往的人，是不谈这类事的——再说，他们也许对此一无所知哩。

两人好不容易开始的这场谈话出现了短暂的停顿。接着，她试探着问起他脸颊上的伤疤。他一听她提的问题，就意识到她在努力凑他熟悉的话题，于是他打定主意不谈这类事，反过来讲她熟悉的东西。

“不过是场意外罢了，”他用手摸了下脸颊。“一天晚上，虽然没有风，浪可打得很高，把主帆桁的吊索也折断了，接着轱辘也卷走了。那根吊索原是根钢绳，像条蛇似的抽来抽去，当班的人都想抓住它，俺冲上去的时候吃了一家伙。”

“啊，”她这次可流露出理解的口气，虽然暗地里觉得他的话里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地方。她不知道“吊索”是什么，也听不懂“吃了一家伙”是什么意思。

“这个斯旺伯恩，”他开始实行要谈论她熟悉事物的打算，可是他把人名念错了。

“谁？”

“斯旺伯恩，”他重说了一遍，还是把音发错了，“那位诗人。”

“斯温伯恩，”她纠正他。

“对了，就是这个家伙，”他结结巴巴地说，双颊又火辣辣的。“他死了多久？”

“啊呀，我没听说他已经死了。”^①她好奇地瞧了他一眼。“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俺从来没有跟他照过面，”他答道。“那张桌子上面有他一本诗集，你进来之前俺刚从那本诗集里读了几首诗。你喜欢他的诗吗？”

对他提出的话题，她立刻谈得又快又轻松。他感觉好过了些，就稍稍从椅子边往后移了移，两手紧紧抓住把手，仿佛如果不抓紧，这把椅子就会溜掉，把他摔到地板上似的。他成功地使她谈论她熟悉的话题，当她侃侃而谈时，他竭力跟上，一面颇觉惊异，她那个漂亮脑袋里怎么装了这么多知识，一面被她那张苍白而美丽的脸庞所陶醉。他总算跟上了她的思路，尽管从她的唇边毫不费力地掉出来的生僻词语以及令他摸不着头脑的批评术语和思想方法使他伤透脑筋，她的话却引起了他的思索，使他的心灵震颤不已。他想，这就是高文化，这就是美啊，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能如此沁人心脾，如此奇妙无比。他忘乎所以了，饥饿的眼睛直愣愣地盯住她看。这儿有个人值得你为她活，为她攀高，为她战斗——啊，还值得为她而死哩。书上讲得对，世界上确实有这种女人。她就是其中一个。她给他的想象力装上了翅膀，于是在他面前展开了巨大而光亮的油画布，上面影影绰绰地出现了爱情和传奇中硕大无朋的人形以及为了女人所做的英勇事迹——为了一位脸色苍白的女人，一朵金花。他的目光穿过摇摇晃晃、颤颤悠悠的幻景，穿过仙境般的海市蜃楼，呆呆地落到了这个活生生的女人身上，她就坐在这儿谈论文学和艺术。他在聆听，不过他同时

^① 斯温伯恩于一九〇九年去世，而本书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的头几年。

凝视着，丝毫没想到自己的视线会纹丝不动，也没意识到自己男子汉特有的气质在眼睛里闪烁发光。她虽然对男人的世界了解甚少，身为一个女人，她却敏锐地感受到他那双燃烧着的眼睛。过去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这样盯着她看，这使她很不自在。于是在她的话里面出现了迟疑和停顿。她竟然找不到议论的思路了。他使她害怕，可是说来奇怪，这样被人盯住竟会让她同时感到喜悦。她所受的教养警告她要注意危险，别出错，可那又多么难以捉摸，既神秘又诱人的啊；与此同时，她的本能却像号角一样吹遍她的全身，迫使她跨越等级与地位的障碍去接近这位天外来客，这位粗犷的年轻小伙子，他双手满是疤痕，脖子上由于不习惯穿硬领磨出一道红杠；这个人很明显由于过着粗野的生活被玷污了。她是清洁的，她的清洁习性感到受不了；不过她也是女人啊，此刻刚刚领会到女性的种种矛盾。

“我在说——我在说什么？”她突然停住，为自己的尴尬境地乐呵呵地笑了。

“你在说这个斯温伯恩不能算是一位大诗人，因为——小姐，你刚才说到这儿，”他提醒说，这时她的笑声冷不防使他感受到一种饥饿感，似乎妙不可言的微小兴奋点在他的脊梁上爬上爬下。真是银子般的声音，他想，像丁零零的银铃声；就在这一刹那间，他飞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在那儿粉红色的樱树下，他抽着卷烟在聆听尖尖的高塔上的铃铛声在召唤穿草鞋的信徒们来顶礼膜拜。

“不错，谢谢，”她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斯温伯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嗯，不雅。他有很多诗篇根本不应该读。真正伟大的诗人的每一行诗都充满了美丽的真理，它向人性中一切崇高的品质发出召唤，伟大诗人的诗每一行都弥足珍贵，少了一行世界就多了一分损失。”

“俺还以为，”他吞吞吐吐地说，“俺读的那几首很伟大哩。俺没想到他是这样一个——一个下流坯。俺看他的狐狸尾巴是在别的诗里才露出